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續彙十

記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歿葬山之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游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翰林待制柳貫所為銘刻寘祠下而院之構與頤未有所登載潛忝及先生之門故先生之子樗來為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齊工縣比高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中為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壇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巖腹望峯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壇前峯聳削離立東一峯折裂數百尺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其罅而上踰石嶠如戶限北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一

五十三

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背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峯下睨烏傷東白原隰聚落如碁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峯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千仞有穴深黑風薄兩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屨所歷較圖志所叙尤險怪嘖奇誠天壤間勝槩也空受業於同邑皇安山之普利院而編游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虛席屢以名剡上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愛仙華之秀異將卓錫其中乃由北麓披榛荒而入得幽谷直東峯之下窈然靚深遂剪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不啻定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處太褊陋首捐田為闢基址而同里樓億為作佛廬齋寢庖福龍峯主僧永鎮尋撥田若干

畝畀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山園總若干畝更其故所名雲巢曰化城精舍空因建鐘樓門廡益置田若干畝為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化城院於是 帝師為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之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刹之制佛僧之奉無不備具茲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先生向所觀怪竒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蓋空之勸游而返乎故山志在遺去翳拌探幽擇勝以佚其躬而已未始即人而人自即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已無愧於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字間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潜相為不朽安用區區以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之大畧俾來者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氏先生之祠事自有述茲不書

聖壽院記

聖壽院在義烏西四十里故號龍壽宋治平中乃畀今額大觀間更為十方禪院歲久弗葺椽棟墜藩拔級夷敗屋數楹不庇風雨荒基斷礎 頽頽 黍盛衰固若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今昔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尊官富人輟迹之所及而其徒又蓄縮不自振日益散落 雖遭逢聖教興行之世莫有以為意者泰定二年秋千巖禪師來自錢唐愛其岡巒秀闢水木清深始度隙地結茅而駐錫焉繼素之侶嚮風至集至下至無以容其居而給其食僧法聰德超既然出山叩諸有力而好事者於是齊郡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為買田若干畝里中一大家樂聞之爭治材甃以復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浚山門則樓君一

得法堂則翁君弘道皆獨任其費妙相中嚴威神外護妥奉有儀瓜華簪蓋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既而一得之子某為作僧堂同郡善女徐氏為構鐘樓由丈室至左右兩廡庫堂齋庖湏室之屬則令衆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營之勞者僧德義尼慈壽也禪師之來至是凡十有五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別視舊有加禪師為而不有擇上首弟子俾之住持承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係吝不久輒謝事而退自壞空成無用貴絕照祖龍門省無礙了達今滅宗繼已六傳矣繼謂予曰在吾教中聚沙積土無非佛事法施財施寧有差別請為我並誌之於石庶幾來者不昧所自而思所以報稱焉予聞禪師以草屣直指普對羣機不起于座而道價之重傾動遠邇宜其以壞為成無難也有能於禪師之法嗣中峯和尚云

上清資聖院復田記

資聖院在義烏之西鄙距縣四十里而遠又西僅一里所限以谿水則鄰縣金華之境也院故有免科繇之田八十餘畝香燈之奉湯茗之須恒患於弗繼雖欲侈大其居而不可得當天朝像教盛行之日猶因循自守未有乘時振起之者僧冲意首殫其勞勤經營積累以大德二年購金華田百四十餘畝將儲其歲入備土木之費以增新乎舊觀有志弗遂遽以延祐元年示寂承之者不念厥紹盡取意公所遺契券私鬻於其縣富人之家為直以錢計者八千緡泰定三年也僧嗣宗亟訴予有

司而異縣莫適統壹臨之以監司的守久且不決張君自誠家
金華與院密通力為之援元統元年始克竟其事令以田復入
于院而反其直向之冒受錢者或已物故或毀其衣而伍於編
氓或單乏無以輸所負張君為扣已橐悉代償之以弭其爭田
乃卒歸蓄聚既日充遂以至正二年重構大殿它工役次第畢
舉於是宗公前一歲已逝張君後一歲亦不起僧德潤謀於眾
謂後之人賢否未可知契券傳歲之不謹或得持以售於人宜
廢勿用而列其田步畷圍號鄉落之詳總為之籍刻石廡下庶
可圖永久僉以為然爰狀其顛末以同郡汪君祀求予記之資
聖以甲乙次相授非十方叢林衲子之所附集而荷負其事者
代不乏人意公開拓於其前宗公以恢於其後潤公又汲汲焉
為異日之慮而遂防其未然是皆不容無述矧茲遐方僻壤墟

里之間無尊官貴戚為之憑藉無上商豪民為之仗助獨賴張
君以一鄉之望左右外護且不愛甘所有以為成就利益之勝
因詎可無以登載而使來者知所自乎白樂天有言記者不惟
記年月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今之為其徒而居游食息於斯
者苟能推往事得失而明興廢之由益前人功過而存勸誡之
實相與栽植數百年之基緒俾弗墜益隆以為壽國福民之地
則張君之惠為無窮而予之記不為之作矣舊記稱後唐清泰
二年順德大師道愆因古伽藍遺址建院號上清宋天聖六年
所賜今額蓋郡人兵部侍郎胡公則守抗時為住山贊寧僧統
移書州牧而得請于朝郡縣圖志並云院創於僧澄皎被賜之
歲月亦不與記合傳聞之異辭非田事所係姑實勿論以俟博
洽之君子考正焉

半山報寧寺記

報寧禪寺在今集慶路上元縣之半山集慶於宋盛時為江寧府丞相荆國王文公之父楚公終於江寧倅而葬於鍾山故荆公往來鍾山最久其園屋在白下門外康樂坊謝公墩之側者不設垣墻依林樾為屏蔽密邇通達而四無人烟境尤清曠鍾山抵城十有五里至此適當其半所謂半山也荆公初由外制出守江寧及兩去相位又皆均逸于江寧視江寧猶鄉郡因其園屋大治居第距捐館前二歲乃請于朝施為僧寺詔如其請而錫以今額元豐七年荆公親製跡迎致文禪師來涖法席是為開山第一祖暨第二代寶禪師咸克紹隆宗風為世師表地以人增重而半山遂齒於大叢林寺基為畝八十環其旁之田園陂池為畝二百其在句容烏江兩縣者為莊五皆瀕於大江

潮汐之所齧蝕歲入田租無幾經用所資惟太平青山莊之田出於荆公長子雱之婦蕭氏者為畝一千自始有寺至

國朝重紀至元之五年凡二百六十有六載自文禪師至古潭龍凡二十有四傳而寺以災毀古潭首作法堂兩廡俱未就緒而逝至正二年信菴孚嗣住是山毅然以興復自任顧其恒產僅足具華香糜粥而丹青土木之費未知所措乃焦心勞形敝衣糲食銖積寸累以庀工役三年建大雄殿四年即方丈造千佛閣至十年而山門僧堂庫院悉成倉庾庖福之屬亦次第畢備屋以間計者總若干上棟下宇各中其度斷離藻績煥然聿新金相玉毫安奉如式其宏麗顯嚴有加於昔固多矣繚以脩墉蔭以嘉木創康樂亭而重刻謝太傅像於其上文禪師僧史有傳寶禪師語錄有序并刻置寺中則昔所未有而今乃有之

爰以狀俾上人密詣介御史濟南張公來徵文以記其歲月竊
荆公記揚州龍興講院亟稱主僧慧禮能以廢為興而歎美其
材信菴咨決心要於咲心訢公而兼傳其文印嘗居龍翔第一
座材望素著經度營構之功直其末使使之獲從荆公游則所
以稱美之者當何如哉亢原莫作假令晚生後出以年侵學落
之餘承乏記茲盛舉宜手汗顏縮手筆屢閣而不能下也然以
詣不遠千里涉重江而來旅泊幾三閱月必欲如其所求而後
已不得卒辭詣亦入咲隱之室者於信菴蓋同門也

淨勝院莊田記

凡佛者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廬器蓄器械百須
之物悉得以為世業傳子若孫其成之難而保有之不易與齊
民之家固無大異也然人之子孫不皆才且賢而佛氏之子若

孫率以義合必擇焉而得其人乃以畀之故其傳往往至於千
數百歲而不墜世家大族弗如也迹以所憑藉以求久者存乎
其人爾顧豈有它術哉婺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山曰石門前
臨陂水陂之大可五百畝水乘高而下者三級其旁之人或稱
之曰龍門云有為佛廬於其地者曰淨勝院舊記以為建於吳
赤烏中始號尊勝宋治平間乃更今名而又以為車騎將軍張
公施地所造越之天章光遠法師實為之開山按天章初於近
代謂開山為光遠則院不必肇於赤烏車騎將軍官廢已久謂
施地為張公則主是山者不必昉於光遠是雖無所於考然自
治平賜額迄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先是眾幾千指後多散落
其存者泐別而三勢分而力單穹壙邃宇日就摧圯
國朝至元間住山仁體始合其三者以為一未及有以振起之

而逝嗣主院事者一真為購田若干畝俾食其什之七而別籍其餘田以資營繕之費法堂兩廡觀音殿甫告訖功會廣教靈席江湖道俗推以補其屢繼之者道勤益購田若干畝循舊比分以給其食及土木之須山門鐘樓羅漢堂方丈之室次第畢備院之耆宿若初若宗若靜泊好事之家前後捐田為助又若干畝其傳以為世業者視昔有加焉靜之孫偉辱與予游爰伐石而以勤之命來謁文為記夫能以亡為存以廢為興者豈非得其人而畀之故歟雖然此世間法也窮千萬億劫而無增減成壞者蓋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是固不待記予亦安得而記之姑因其所欲言者叙次之如此

福春院記

凡浮屠氏之聚必有穹墉奧屋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於王公

貴人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牽於其說而相與致力焉者也若夫冢間林下窮居獨游未嘗以其事墮官動民而能熾然有所建立可不謂難矣哉世儒恒譏其徒取於人之厚以為古無有是彼亦見夫飛竒釣貨者為公私之病已甚而弗深考其人之不必皆然也吾鄉有為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授業金華之妙善院晚乃卜地於縣西若干里而為屋其處以間數之得四十有五門廡殿堂庫庖廡漏如式備完請于所司揭以白沙福春院之故額率其衆入而居之且約以甲乙次相授既又買田若干畝山若干畝於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具經始於大德之四年而卒事於泰定之二年總其費若干一出於起蓋起之名未有聞於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食淡衣麤旬積月累以及有是此予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壞尤難也是

不可無述其以書來為起請記者又予友張君子長也張君儒者慎許可亟耕起之為而無譏焉可記也遂記之

經藏廣福院記

婺之蘭溪經藏廣福院在州東一百三十五步故為聖壽寺之水陸院寺創於梁至宋號聖壽而水陸之為院莫詳所始歲久院廢天禧中藏休禪師來自餘杭得其故址肇建伽藍同郡金華曹仁壽尋為置經造藏因命曰經藏院殿中丞知封州史溫為之託當寺沙門有交集王右軍書以刻焉治平末賜聖壽額所以及佛僧之奉者猶缺如也政和間寓公贈少師吳點首輸財倡眾買官民田總若干畝創置兩莊由是華薈之具糜粥之須隨取而足孝宗時避光堯聖號易名廣福云

國朝至元十三年院毀於兵二十八年其下院白蓮堂比丘普

資觀其為荆棘瓦礫之場已逾一紀未有任起廢之責者則去

八

其故廬挈徒眾及衣盂之貲即舊墟治院宇合經藏廣福以為號仍以族父王氏所遺田塘園地歸之其徒推本所自尊為重興之初祖且請于有司必其子孫乃得住是山第二代奉譯嘗募州人郭淳飾像設之黠昧者葺殿堂之摧墜者第三代永紹暨前住顯教永膺又理土田之冒沒者前住連雲屨中於資為五世孫以其年嗣為住持能不愛其所有以續前人之遺緒郭氏四子亦承其先志同力攸助焉經藏有殿中為一柱兩輪棲匾輪間而實以黃藤赤軸悉如其舊齋堂庫院兩廡三門至它屋室次第畢完懼來者無以究知廢興之故爰買石屬予記之予觀天下名利其先必有靈異之蹟驚動乎斯人是以聞者心鄉往之過者低徊而不能去茲山獨以好事之家寶其石刻而

經藏之名傳於四方翰墨誠儒者餘事未可忽也顧此猶其細耳儒者謂古人得見書甚難而其士皆非後世所及今之書益多且易得而學者日趨於苟簡嗟夫豈惟儒者為然哉考之舊記始自東都浮汴涉淮踰重江行二千里之險函經而來費金錢至二百萬非若近世轉相摹刻流通之廣不難致而易忽也夫欲求魚兔必有待乎筌筌第一大藏教佛學之筌筌也今之經藏既已一新為其學者有能從教起行無謂佛法不在文字而務馳騁於空言斯不負置經造藏之初意矣然則其徒所宜知者奚止廢興之故而已乎敢緣記事併以是告焉中字無外族盛民說法嗣徑山虛谷禪師

密印院記

發之密印院實晉義熙中仁肇法師卓錫之所舊名永福宋大

中祥符初婚易今號慶元元年秋燬于災僧法威慨然以興造為已任亡何威逝而如解嗣力倡眾成先志積五十稔院以復完且益置田二百畝鄉先生王君桐記焉先是士大夫避兵落南者往往即其處為寓舍地之入於民家以尺計者六千六百九十其存者為尺屋五千八百九十圖籍備在莫敢質也

國家奄有南服法幢所建崇護有嚴僧汝舟等援著令白于有司乃悉返所侵地斥其故宇而大之皇慶元年冬居民不戒于火院再燬舟圖復其舊垢衣櫛食器所蓄以資土木之費其徒德新等五人亦克協其役起延祐元年春闕十寒暑大殿以成龍華僧一清洎鄉之大家張景崖等交致其助募眾作佛菩薩像安奉如法餘未具者繕治以次視解所建立殆幾事半功倍矣舟念所以為永久計仍割已田二百五十畝隸焉新以予

郡人也宜能道其廢興之歲月屬予記之予觀世所稱大叢林必擄名山輿壤天下勝絕處啓其靈秘以示化跡者又皆高僧上士是以好事而有力之家莫不慕趨之故其居能以勿壞其壞也率不日而輒成人與境相資勢固宜然也察印居萬井中齋廬講舍旁直貫區鏡鼓魚鼈與市聲合非有穹巖邃谷幽遠勝絕之槩若它名山比千有餘年成壞相尋而卒無廢墜者不以其人歟蓋自肇師以來其間代有異人而金華聖者俱胝禪師為尤著雖然三大士遠矣苟得若解若舟者焉區區之成壞安足慮乎姑為記其歲月如此院故有治平間僧居政所作九級浮圖屹立風雨中必有繼舟之後盡其力者則其宜得予記不止若今所書而已也

嘉興天寧萬壽禪寺記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十一

天寧萬壽禪寺列郡皆有之其在嘉興者距城北半里所故為施水菴唐咸通間以菴為院而其護伽藍神曰太祖蕭王莫詳所自宋治平中郡人慕容殿丞始請于朝更為十方禪刹熙寧初賜聖壽額命興教惟一禪師開山清涼法眼之裔孫也崇寧二年詔天下州軍各賜寺額曰崇寧嘉興改聖壽以應令而院陞為寺三年加萬壽政和元年又易崇寧曰天寧紹興二年改報恩廣孝十一年又易廣孝曰光孝賜田二千畝立莊曰天錫乾道末水菴和尚說法於淨慈尋歸老而示寂于此靈異之迹甚著四方衲子指為名師過化之地而慕仰焉嘉定中瘞絕冲公訥堂辨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遂為大叢林蓋寺額在異時已屢改易入皇朝仍其舊人猶稱以天寧萬壽之故號者以祝聖都道場在是也至元間朽菴祥公被上旨住是

山與耆舊僧智源兼任本郡僧司長貳崇護尤謹創千佛閣於山門之東明叟因公規恢基緒賴源之力為多延祐中千瀨慶公即方丈建圓通閣泰定間竺雲曇公重作僧堂眾寮其後月舟滿公窘於有司之征繇引避而去法席偶虛土木之功亦輟今佛鑑空海禪師念公以至正四年嗣為住持至則繕治僧堂斥大山門之舊址作門以開計者五其高七尋有半深窵其高尋有二尺左右設文武官僚之次且用陰陽家說築案卓於官河之南培主山於之室之北樹以奇石名之曰秀玉峯詞臣墨客多賦詠焉寺後蔬圃鄰於軍壘限以土墻歲久墻壞而鞠為芻牧之場乃白于官悉復所侵地繚以大石墻而斷石為雷以覆之其長萬餘尺費錢七萬餘緡竭力相其成者耆舊僧子常也又以蔬圃地楸陜倍價贖民地而益之置薪蕩二百餘畝經

理諸莊隱沒之田二百餘畝創寺務司於庫之東南兩廡對峙甃地為場其中而旁為兩倉二十教受各莊之歲入絕靈弊謂寺乃都道場而佛殿庫陬弗稱無以起人肅敬之心而盡歸美報上之誠乃捐長財以倡眾施郡人鹽倉副使沈擁首為發私橐市香楠木柱十有六好事之家輸貨薦力者接踵而至乃徙鍾樓撤藏殿之前軒增拓故基以隆寶構其崇十二尋有半脩廣皆十尋傑屋邃墻華榱文甍承以落井環以石闌皆窮壯而極麗植牌門於寺前之左街揭于楹間曰南湖第一山空海之泣事逮茲屢十寒暑而內外煥然畢新利養之須無所不備惟殿之役最鉅經始於十年之三月落成於十一年之三月亦甫六甲子而告訖工書來諭予以記粵自大教被于中華通都望邑名山奧壤緇錫所廬廢興靡常或隆而弗舉或彌久而愈

振談者率謂是殆有數而非偶然子竊以為特係乎荷擔其事者之材與志何如耳有其材而無其志則不能以有為有其志而無其材則不足以有為空海乘本願力普為恩有作大福聚其志可謂弘矣假方便智示現有為縱橫無礙其材可謂周矣為之在我者未始以諉乎數宜其建立成就視古人事半而功倍也為之記以告夫來者尚相與扶植之而毋有所諉哉空海名良念族王氏台之黃巖人得度於瑞巖東原沂公稟法於仰山虛谷陵公又嘗從雲外岫公於天童而司其藏鑰及虛谷居徑山遂分半席一溪如公父行也其住寶林拉之偕行未幾謝事舉以自代因補其處後乃由鄉郡之護國遷主茲寺常亦其同郡人云

彌陀興福教院重建大殿記

黃學士文集卷十三

十二

五十四

彌陀興福院在錢唐西山峴峯之麓宋慧光法師若訥所建也初慧光當南渡時被遇三朝受法師號主教事於上天竺山者二十有七年乃得請而退處茲院累加兩街僧錄雲童寶器寵錫優渥其示寂也謚曰宗教廣慈塔曰普照云院始創以淳熙三年賜御書為院額以紹熙三年勅改十方天台教院以嘉定十三年自惠祥法師為其住持迄今十有八傳矣歷歲既久楹欂棟缺不勝風雨之震凌左支右拄事多苟簡際今

聖世像教興隆猶未有火起其廢者舊僧壽彌首為繕完僧堂門廡且範銅為大鐘願佛殿摧敝持甚役費至鉅遂罄其平昔之貲蓄以治土木於是妙應等佐其費妙智等視其役起至正二年之夏訖三年之春僅九閱月而殿以成揆之舊制加五尋以為其廣加二尋有半以為其高造靈山一會佛菩薩像而

易其座以石增卑以崇者三尺材斲堅良物采煥發皆前所未
有四年春息菴允茲來主是山謂不可無以告于永爰伐石
屬子書之予觀浮圖氏之聚莫盛於錢唐之西山而傳天台家
之學者尤莫盛於上下兩天竺據山川形勝以為法窟四方學
徒之所附趨遊者亦無不覩相而生信凡資於人以成其所欲
為直易事也興福介乎兩山之間號西天竺距人境固不遠而
地勢靚幽好事者所罕至故其廢興人莫以為意苟非得人為
之荷負不愛其力而相與扶植之安能使之久而益振乎矧今專
法席者學精行粹時望所歸求升其堂入其室者未有止也蓋
自開山四十有五年而院乃拓為十方又百二十有五年而院
之重興復自今始可無書乎息菴生越之儒家族李氏壽彌臨
海人

壽光寺記

奉元之壽光寺顯密圓融大師覺明所建也師俗姓陳氏其先
錢唐人世為士族宋末父某流寓維揚而歿于兵母趙氏懷師
甫三月軍帥鄭某因挾以去母欲自絕不得遂從之西北行而
師以至元丙寅生於寧夏自幼志趣不凡厭處塵俗母弗能止
乃聽其出家且密書其鄉貫世系及其所以從使謹志之九歲
禮魯魯只上師祝髮為僧年十二受具戒從真覺國師松堂某
公講般若華嚴諸經授以所服絳方袍及顯密圓融之號俾嗣
其法鄭帥即城中為剏淨土院以居之非其志也尋入賀蘭山
精修苦行脅不及席足不踰閭冥心端坐者二十年乃還故居
道價益隆又五年而宗王奧魯只公主虎都台駙馬買也台皆
師事之官僚士庶慕風而至稟受戒法者不可數計所度弟子

三十餘人師嘗發願禮文殊觀音於清涼寶陀訪先世遺跡於維揚而追報焉弟子德通等三人杖策以從大德癸卯行次奉元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欽察行臺御史中丞長壽素聞師名共挽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為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壽光寺也佛殿僧堂三門兩廡庖廩之屬次第畢備師率其徒入而居焉堅持禁戒日惟一食以妙法華經念佛三昧為恒課晝夜六時顯密兼行薄於奉已而厚於接物勞而無倦和而不流閱二十五年如一日天曆戊辰二月八日說偈辭眾跏趺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一闍維得舍利建塔于城南下院之野狐冢德暹自童子時侍師左右服勤三十年間從松菴某公學一乘圓教而念念不忘纂師之遺緒闕者補之仆者起之丹青嚴飾之美田園生植之豐視舊有加懼歲月寢遠後人不知其作始之自乃礪石介今戶部尚書老老屬予書之蓋奉元古長安也神州赤縣帝王所都達官貴人豪民巨賈好事之家所以為浮屠氏之奉者嘗盛矣世殊事異城是人非不有大善知識為侯門戚里方面重臣之所信嚮而施外護之力安能於山川寂寥之餘作如幻事熾然建立如此乎其扶植教基為眾依怙有功甚大繼志述事世不乏人既克承其付囑又汲汲焉欲圖其永久是皆可書也庸備書之使刻焉

無盡燈後記

淨慈故有無盡燈創於宋乾道間其後寺毀復成而燈獨廢至正元年秋八月蒼舊僧子能始輟衣孟之資仍建此燈於羅漢堂且捐錢唐縣靈芝鄉田五畝俾以歲所入米五石給膏油之費凡為燈之法內置一燈外安十鏡交光相涉普徧互融百界

千如重重俱現蓋託事以顯理。恐人不解其義乃買石摹刻
貞歇禪師所為燈記以開示下。或於是燈未能以擊而道存
禪禪師之言思過半矣來游。如幻之境者毋徒以為一時之
奇玩也哉。

真如院鐘樓記

真如院在義烏縣治西南百一十步故為雙林解舍宋治平乙
巳初賜額而儕於列刹恒產之薄屋室物器凡其法所宜有者
久凡未克大備嘉定丙子僧慧愚始範銅為巨鐘作樓以居之
逮一本朝廷祐丙辰僅百年而樓為風所壞惟鍾獨完僧慧慈
將募施者市材僦工以復其舊。有志而未遂也今縣丞李侯若
愚休沐憇止願見鐘銘僧若愚名與巳適同恍焉如有所契即
以起廢為已任亟施錢為衆僧官僚吏士咸協贊之好事之家

黃學士文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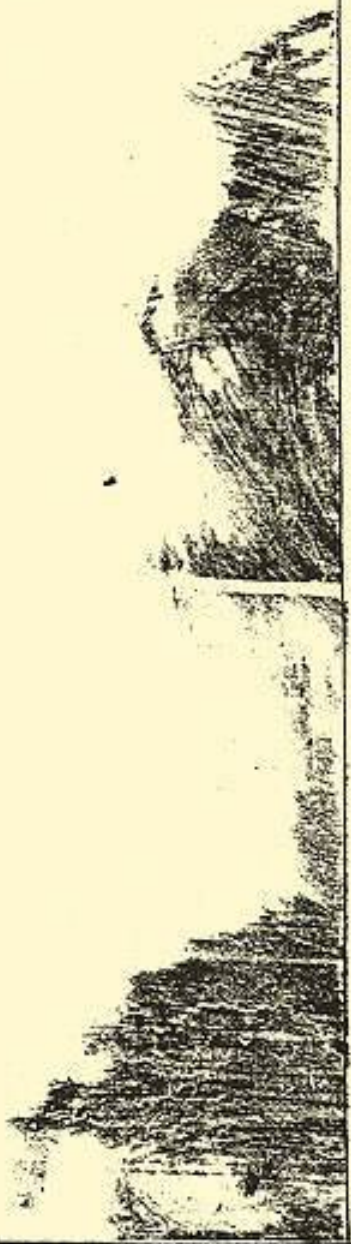
三

十五

又來佐其費而諸僧亦為助有。爰興土木屬慧慈躬蒞其役
樓之建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而落成於二年三月甲戌崇廣
嚴麗視昔有加既居鍾其上慧慈欲圖李侯於永久乃捐私田
二十八畝有奇俾來者歲取其八嗣而葺之且伐石求予為之
記昔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公為其國師自以與智者大
師同族姓觀天台遺蹤如故居焉時智者之學幾絕忠懿用韶
公言遣使十輩奉五十種寶詣向句驪求得其書天台教之復
傳於中土實自韶公發之由李公視韶公財法二施雖殊其以
姓名之同為利益成就之勝因一也夫姓名之同亦偶然爾有
能察其心之所同則心佛眾生二無差別慧慈與其徒瞻華構
之翬飛聆鴻音之鯨震若見若聞無非佛事李侯之施詎易量
哉其所託以為存者有不在予文矣縣令長而下暨緇白之士

施錢有目具載于石背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記

慶元玄妙觀玉皇閣記

昔有虞肆類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羣神成周禋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斗司衡司燄司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令道家老流和濟豐福之事諸神位號之多至於三千三百而莫尊於昊天上帝率與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為柱下史孔子嘗問禮焉於帝王之舊典禮經固無不知其徒之尊其所尊宜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務清靜無為夫健羨就卑弱古之人用之治其國而民以寧一至於飛符走檄崇珍館而啓玄科五千言之中雖未嘗及之而非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區奧壤宮觀壇場之制自前殿之外必為玉皇之別殿蓋三境之高真玄宮之主宰當各全其尊也慶元玄妙觀在唐為紫極宮以奉玄元在宋為天慶觀以奉聖祖

黃真子文集卷十四

五十四

國朝至元十九年燬于災元貞某年有詔撤聖祖之祠黜天

慶之號而改畀今額宮門遼廡與殿廣堂悉復其舊惟帝座久

虛而不設非闕典歟大德某年前住持雷谷陳君入覲被

上旨俾以甲乙次相授陳君慨然以興造為己任謀闢聖祖殿

故址建玉皇閣未及庀工而化由陳君若干傳述今住持順菴

王君而閣乃成初王君以泰定某年入侍內祠賜號玄門真士

主本郡之太清宮以精於檜穰朝廷數遣代祀名山京師大

旱禱輒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隨減名聞于

上制授太虛玄靜明妙真人住持本觀至正五年冬奉

今天子及兩宮皇后降香燔歸達金錄黃錄二大齋感瑞鶴

翔舞異香不散士民慕嚮而至者不可數計所獲信施甚厚乃
寢聚以資土木之費始作於六年之十一月訖功於某年之某
月閣之高若干尺脩若干尺廣若干尺列楹若干復雷重簷塗
墜丹青窮極壯麗威儀像座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其成績
乃以狀來求為之記夫以數百年之曠典一旦而舉之殆非偶
然自今以始明靈顧歆祥慶永下使斯人蒙其福澤保其壽康
而泳游於清靜無為之化此王君之志也所可記者奚止於程
工屬役之勤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都昌國州之蓬萊
鄉人也

龍虎山仙源觀記

仙源觀在信州龍虎山之馮原葆和通妙宗正真人徐公懋昭
之所創也初徐公得度於太上清正一宮遂真院之達觀堂其

貴學三三集卷一四

二

五百四六

師曰通真觀妙玄應真人張公問詩靈靈為大宗師輔成贊化
保運神德真君之伯兄且開府所從受道也開府之弟子數十
百人德公之序以徐公為首徐公性篤實而耿介非義不苟取
攻若食淡由勤儉而致豐裕至元二十二年始闢地於馮原以
為觀焉原者南距上清三十里異時有大姓馮氏居之遂以得
名因齋廨複林壑翫深泉甘上肥風氣完厚歐公嶺龍湫在其
東琵琶塵湖雲臺貌姑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則寶帶諸山也凡
殿堂門廡位置高下悉因地勢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忝焉其幽
邃可以奠神明之居其閑寂可以棲東學之士有田數百畝可
以資華薌饗粥之具得請于朝賜以令額徐公竹冠布袍宴
息其中而往來乎上清日與仙翁道侶徜徉於萬物之表方是
時開府以清靜無為之說上承河間褒大尊顯無與為比執弟

子之職而列侍於左右者往往被 璽書館銀章號真人而主
治乎名山惟徐公間來展省而未嘗久留 中朝達官貴人至
有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泊然無顧於世者垂二十年大德六年
詔強起之住持宜興之通真觀賜號葆和通妙崇正法師居十
年游膺 制命進號真人二十年壽八十有二乃乘運而化於
仙源至治元年也傳徐公之道者馮君志廣上官君與齡徐君
天麟彭君齊年薛君起東李君世昌蔡君衍哲徐君守勤彭君
一寧自志廣暨天麟而下皆以次領觀事元統元年與齡始奉
上命為住持提點仍賜號冲和持正明素法師祗事云初有廢
必舉病其棟宇局於地勢乃改卜其西十步外平而無險中寬
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諏日之吉而遷焉越三年大殿成明年
法堂及鐘鼓二樓成又明年三門兩廡成東有閣曰東閣西有

樓曰西樓齋廬寢室庫庖庖瀉之屬次第畢備冲真明遠玄靜
真人張公德隆開府之猶子也少嘗學道其處從開府來京師
侍祠於明庭者四十年至正六年將使指奉香幣還故山覩其
輪奐聿新念構興之難而充拓之不易爰伐石屬予書之大抵
人之常情樂因循而憚改作仙源之建置幾年于茲矣一旦有
能舍其舊而新是圖繼先業於方隆植法基於永固有功於其
教甚大而況不憑國家之力不求民間豪末之助一以身任其
事而適觀其成是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松溪縣新學記

建為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
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洲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
小而士習為最盛逮入

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二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
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而
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焉
獨存識者知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

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
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歛謁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
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己任即
命鈞考簿書徵理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黥吏之手者凡得米
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撥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屬功而課其童
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
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
墻端其街道既蒞蒞甓甃黜聖縣形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

貴學士文集卷十四

四

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為祭器而它所宜
有者靡不具完葺脩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
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萌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
楊茲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
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
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
學為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泮而畢潰于成其雅才新意
視陸宰孰多乎然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頌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
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
衰朽誇眊猥令載筆為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采也
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

時中夙任風憲父嘉興總管懋翁久居館閣家學淵源所從來
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云

重修月泉書院記

浦江縣北有泉出仙華山之陽而發於縣西二里視月之盈虛
以為消長號曰月泉宋政和癸巳知縣孫侯潮始疏為曲池築
亭其上咸淳丙寅知縣王侯霖龍因構精舍於亭之西北祠
先聖先賢其中以為諸生講學之所逮入 國朝乃昇書院額
至元庚寅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行部嘗一新之至順庚午前
進士八時思溥化由秘書郎出長茲邑又重新之有劉先生應
龜柳先生貫所為記至正辛卯今縣尹蕭侯用廉能舉守令被
上命而來爰以暇日臨于泉上觀其棟宇摧敝亟捐俸貲謀繕
葺焉占籍之士皆樂為攸助而分任其役以是年之六月始作

十一月訖功自祠堂論堂齋廡門廡至於庖廩之屬屋以間計
者四十有五凡用工以日計者若干用錢以緡計者若干屋室
既完教養之具亦無不畢備士咸德之謂不可無使後人知其
所自乃貽書於潛求為之記潛竊觀在昔郡縣未有學之時天
下惟四書院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嶽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
吳百粵所無有也今郡縣悉得建學而環江浙四封之內前賢
遺迹名山勝地為書院者其多至於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
而創為之未見其止也意者人材之出亦將從而多顧若有所
不及何歟昔者魯脩泮宮而詩人頌之第以僖公之色咲威儀
美盛德之形容曾無一言述其輪焉奩焉之美者先儒以為脩
者脩行其教學之法也今之輪奩既美而清泉白月舊觀復新
諸君子從賢侯來游來歌色咲威儀無非教也有能感厲奮發

而無負侯作新之意將見異材輩出代不乏人真儒之效被于
來世而侯之德與之相為無窮豈係乎記之有無也哉姑為叙
次其興作之歲月云爾其詳見於前記者茲得以略焉侯名文
質許州襄城縣人歷宰三邑皆有治績今累階儒林郎云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諭于潛曰子幸以國子獲執經
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藩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
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舊聞不
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儆以
為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
子其為我記之潛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為學而弗仕者勸乃為仕而弗學者戒也

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
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還以長
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攷德問業莫不有
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學
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鈞擿趨辦為大務而無暇從容
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
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聞年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
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
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于學者無
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
甫數歷之以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

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傲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湛然齋記

祕書郎濟南張君名齋曰湛然而徵子為記子叩其所以名則先濱國文忠公以君之初度親為賦詩四章其取義甚博以周而湛然之語乃指夫心以為言又一篇之體要也君謹志之不敢忘因以為齋室之號云夫以湛然喻人之心者以其體本靜而已方其泊焉以休耳不與聲接目不與色交好惡未形而心常虛寂表裏瑩澈如止水之不破樂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一旦出而與世酬酢不能無是非之相靡利害之相刃誘於所可喜而誅於所可懼其存者幾希蓋心之發見若泉之始達而未

知所適必有定向斯不妄動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是也生而靜者天也定而靜者人也是以善養其心者不徒反求於洞洞屬屬之初而每密察於膠膠擾擾之際內有以全乎天理外有以盡乎人事故不物於物而常為萬物宗試即夫川上而觀之逝者如斯而其未嘗往者湛然自若也自昔父詔其子未有如公直示以心體之妙者然公之言則有本有末既原其理而啓迪之復列其事而榮勵之君之揭于齋居以自傲者固將以端本而澄源也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靜極而動則其應變旁行而不流動極而靜則無一塵之累而退藏於密向之湛然者無時而不然斯不負於公之教矣請以是進於君為之記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曰

昔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侍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勲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為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逮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寢疚於成人蒙被眷知備員禁從恒虞焉以墮其家聲為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為寶或以仁親為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寶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

帝室風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潛歷觀漢初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

黃學士文集卷十四

八

今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百年猶廟食于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為德之薄厚特係乎能忠與否耳惟札剌爾氏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截于彝常自時歎後享有茅土訐謨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僥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魯王父子下逮東寧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視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今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一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肖

日侍

天子清閒之燕而謙退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為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

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傲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永勿墜為
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
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上
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蘇學士畫像記

故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同郎中蘇公以延祐七年二月壬戌卒
于京師三月乙酉歸葬真定縣北三十里新市鄉其東北二里
寶漢新市縣故地有佛廬曰遍法寺後公歿之二十年是為至
元元年寺僧廣朗以公少嘗讀書其中遺風餘韻去今未遠乃
肖公像而祠焉公嗣子吏部尚書天爵疏其歲月屬潛為之記
公諱志道字子寧真定人也初以材受知郡守姚公得推擇為
吏從決獄竟天方旱而兩人大驚異及辨元氏縣盜馮獄益有

聲辟河東憲吏分讞屬郡大同獄囚雖重辟皆自以不寃用其
使程公薦入察院佐御史監治和林正色不阿以嚴見憚楊州
民家子訴被賣為奴已三易主御史以淮人多詐叱去之公曰
詐則論如律安可寃不問哉訊之果良民也浙西大猾聚愚民
服僧衣復自號白雲宗以別於釋氏衆至數萬依權貴冒名爵
州縣莫敢誰何會其姦利不法事覺廷議以禮部侍郎高公往
鞠之求諸曹史善持文墨者得公於戶部與之俱公凡五往返
于京師乃克以具獄上奪其印章省所置官府沒入貨產以鉅
萬計出其誑誤及良家子女數百人陞掾樞密軍校當罷父職
有十年不得調者悉舉行之俄有旨賜公弓矢及它服用之
物俾從樞臣出行北邊還朝為中書掾同列以尚書省權勢所
在爭趨之公不為動尚書省罷首命公鉤考其誑選之濫而釐

正之擢中書檢校官。擿吏曹資序失當四十餘事。覈戶工兩曹過用錢幾四十萬緡。米六百餘石。斥去賊吏二十餘人。或舉公材任御史而執法於中者。以未識公為疑。人謂當詣謁。公曰。以謁得御史。可乎。遷刑部主事。有族盜旁引無辜者。力辨其誣。而黜主盜。吏時宰欲殺盜內帑金者。公曰。獄未具。孰敢遽殺人耶。時宰怒。謀中以它事樞密。適奏除公。斷事官經歷乃解。有訴其兄非正嫡而欲奪其官者。公執不可。卒與其兄軍士護視。公寔物器偶失。兩銀盃。將以盜論。公曰。此誤失之耳。非真盜也。使償兩失而出之。嶺北省治和林。實國家興王之地。生殖既久。人安富樂業。一旦變起。閔中而和林大震。並塞之民奔潰。四出會天。大雪。畜盡死。饑人無以自活。走乞食於和林。相枕藉。死道上。時倉儲僅五萬石。民間米石至八十萬錢。除吏雖有優秩。率顧避。

莫肯行。郎中之命下。公即日就道。至則白其長用。便宜發倉賑。給仍請于朝。設高估募人。致粟和林。於是邊儲充實。如平時。諸王泛索公。悉持不與。皇子安王是以褒以衣一襲。吳王聞公徒行。亦與名馬。公受而以直歸之。中書患和林禁酒法。輕易犯更。奏立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犯者五人。當坐。公曰。酒非三日可成。犯在令前。不宜用。後法刑曹議。加公言。先是丞相順德忠獻王建孔子廟。未就而薨。至公訖成之日。延賓士講說經史。由是人始知學。御史得邊民所列公政績上之。未報而公辭歸。遂不起。公平居慎重寡言。不妄與人交。遭喪哀毀踰制。而葬祭有禮。諸父昆弟欲異居。度弗能止。則取薄田百餘畝。遺書數百卷。尤焉於教子。其後尚書果以儒起家。至顯官。公歿時年甫六十。階止中憲大夫。以尚書貴。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封真定郡侯配劉氏累贈真定郡夫人公之考謹榮祖亦用尚書恩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真定郡伯妣吳氏累贈真定郡君潛歷觀古循吏居官可紀所去見思至於尸而祝之者由其利澤在人也深故人之報之也厚未有無所為而為之者廣朗方外人非素有德於公顧能拳拳致其尊慕之誠如此亦何所為而為之耶蓋公之行孚于鄉所居而化有以啓其秉彝好德之心焉爾潛既書其立祠之歲月竊懼後世拜公像而欲知公之為人者無所於考也惟公墓有誌神道有銘庸敢掇取大略而并記之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笠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具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為姚城江東為龍江又東為陳湖其北

則闔閭浦也重波複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沃土民安於耕桑皆朴淳有古風水木之清華禽魚上下泳飛之樂實焉若在世外然而更千百年委棄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啓其秘而專其勝者玄門高士陸君志寧始作菴於其處由是昔之秘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已足復斥故宇易菴以為觀合其徒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為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廬門廡庖湍次第畢備惟玉皇上帝之閣為役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總為屋以間計者百有十繚以脩垣而除道成梁以屬于南埭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畸以資食飲百物之須為費一出於君而君之悉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菴之初為觀也教主嗣天師為署今額因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

以觀之成刻上

天子特為下璽書加護焉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人毋敢有所預懼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度量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百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其幸以人與境遇而又蒙被帝力如此游而息者術術施施未有已也或者真仙異人於此乎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將與金庭玉局並存於天壤間尚何成毀之足慮哉願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弗驛而為之記云

于氏贈封碑陰記

仁宗即位之初詔行貢舉始親策多士于廷江浙南士入奉大對者八人吳郡于公襄然居乎前列而潛亦叨塵末綴公淹外服已久

貴學士文集卷十四

十二

今天子用言者建白肆命宰臣總裁三史旁括群彥俾預纂脩公既首膺召節下至潛之疏賤踰淺亦所不遺潛適有內艱不果行乃拜公集賢待制任以史事書成引年乞謝制授禮部尚書致仕賜恩于其大父鎮江府君父平江府君秩皆三品爵為通侯會同年歐陽公自翰林學士承旨出持七閩憲節道過吳郡為勒銘于豐碑彰君賜序世德也昔孟子論君子小人之澤一斷以五世說者蓋曰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可以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潛嘗疑其為說不與孟子合竊觀公之先有仕宋為諸司正使者五世至鎮江府君在宋季猶止於右階六世至平江府君乃以

文易武三取薦書于漕于鄉又與其長子同上春官七世而公
生今 聖代遂擢乙科登八座流澤固未艾豈非所謂世世而
君子者耶潛於是知說者之善推言乎孟子也載念向之八人
者多已物故惟公與潛獨存潛嘗辱歐陽公銘先太常之墓茲
獲觀公碑感門祚之衰薄仰令問之長世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於公之子孫尚有望焉謹再拜識于下方以俟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愈淮西江北道廩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
也公平居無它玩好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捐厚
直取之所蓄既富緘滕度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
今 十有 年嗣子耀州史君傳歲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
親之存焉間嘗諭于潛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
公實為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
有窮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
士承旨歐陽公勅鈔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
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
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潛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
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為役然托雅故於耀州非一日
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
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
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
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
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

也 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伐之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浙宣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江隴屋壁之遺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為之子克謹其承父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閣公所為碑銘此不著耀州名嗣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

十六

黃學文文集卷十四

十四

輒購以重貨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為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而起竚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者為蘇子由執蕉篔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摩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昂首而一

小元章竚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

說無生論者

二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著幅巾

者十有一人

八而其一為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

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為道服繭衣紫氎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髮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葳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謬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戈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陔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臧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究其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大愚呂公闕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為之盡壘壘不勸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并授終苟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為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辯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故老質諸史謀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為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

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織悉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胷中無論語孟子為權衡遽聞譎詠之言則先入者為主害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儼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為同志末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秦贊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

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
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為無若
語它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為臺諫為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
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
先生悉散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
不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贖其親友為買田築室
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為東陽人於是大愚及一時名公皆
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為詩閑遠右
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
懇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闈為本經第一先生既遺猶子定受業
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
楊公游揚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

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
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蒙師
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
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
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脩食堂
師蒙作也祠堂堂軒為間者三翼以齋廡為間者六有田三十
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
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為
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為文以祭宜
率聯得書潛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
人知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
甚大矣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朱氏祭田記

婺義烏赤岸之有朱氏始於漢槐里令雲之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又二世而建威將軍禮遂廟食其鄉郡志以建威為金威語之訛耳自是又若干世乃至三府君者有田以祭始於府君也府君諱良佑宋紹興間初置旁舍常稔之田三十畝有奇合為一區而儲其所入以給孝祀燕私之事府君歿有子三人曰孟明日鄉貢進士中曰季龍同繼其禰而莫適為宗列屋聚居謂之三宅凡田事三宅歲迭掌之祭主於府君而三宅之子孫咸以次耐食不以世數桃毀為親疏遠邇之別族大以衍位序日繁患夫襲而弗專且難為繼乃稍裁定著其成規每歲以日比至與新穀之既升歲事者二由府君上而祖考本所自出也下而三子則三宅之所祖也正配位總十有四皆世世不遷府

君之孫之曾孫而為掌田事者之祖考乃得從臘食歲終合享者一亦惟掌田事之家在祖考行者乃與焉三歲則適編于三宅玄孫亦與合食而斷以三十年為一世滿一世輒止祖免而下則絕而弗與墓祭之降殺亦以是為差懼遠者之易忘則用先儒家禮以立春日記臨海而侑以建威慮親盡則情盡則有歲時之序拜而三宅之長幼無不在列此其大略也府君五世孫震身以書諭于潛曰願有述刻寘先墓之左庶俾後之人無隳其成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於府君為曾孫潛之從祖姑歸焉而震復與潛有文字之雅不敢以不敏辭惟府君去二代盛時已久又不有大夫士之位田祿弗及而能因地之利以報其親仁之至也宗法廟制不得行乎其家而能因人情為之節文以屬其族義之盡也數世之後以文學政

事顯融于時者既已流此奕葉而其處者亦徃徃被服儒術馳
英聲於士林脩其已成之業而承其所欲為之志仁義之澤未
艾也楚茨之首章曰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府君之經始勤矣其
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宅之嗣人尚慎其終以延裕於
無窮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